

# 卷二

英雲夢傳卷之二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喇齋氏評

嵩山燕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尋秋色立墓贈金

詩曰

玩弄光山塘遇美

人景皆成夢

滄田常易變

事垂今古

流催甲子

混沌乾坤渺茫中

歌樓舞榭總然空

慧質佳情表錫風

郎君又作白頭翁

書名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撰者 清 九容樓主人松雲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6  
編號 D8662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雲夢傳

二

英雲夢傳



双紅堂  
小説  
86 (2)



科 2023.2

松雲夢傳卷之二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剩齋氏評

嵩山蕪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訪佳人空門結義

晤良友道路聞名

詩曰

藍田尋美玉

踪跡忽西東

客旅逢良友

禪門遇慧空

情生朝暮景

意出古今風

莫嘆斯緣淺

根流自有終

話說王雲天竺進香回到鄭宅鄭乾就問道賢甥回來了

天竺的風景比蘇郡如何王雲道敝處之景萬不及天竺之勝說罷他二人用過晚膳王雲就到書房中去將那和在牆上的詩記錄于箋上細細的看道世上原有這樣才女豈不羞煞天下書生詞情翕理意在我之原韻所恨和尚這禿廝都是他留茶不留茶打斷筆與未曾落款若是落款在後待美人訟和我詩知我之姓名豈非小生之美幸又將寺中所拾綾帕隨在袖中取出鋪在書棹上一看就喜得眉開眼笑手舞足蹈起來所爲的這帕上之詩不要緊就喜的是吳氏夢雲這端端正正四個小字所以喜的像得着至寶的摸樣定了一定神纔將帕上七言絕句一首吟道

溪前柳線夾輕紅

翠竹迎人亂舞風

芳草早晨沾雨露

晚窓春色減針工

王雲吟哦稱賞不但清新香艷而又字字風麗今見其詩美人宛然就在帕上使我一向假想思今番却也有影了自言自語的又想道雖則得知美人的芳名亦是鏡花水月叫我到那理去訪或者有些機緣訪着美人已經字人豈非又是一場大夢將一方綾帕翻來復去看着吳夢雲這三個字只是呆想想了有一個更次道也罷明日且去訪他一訪倘若機緣有在亦未可料主意已定隨將綾帕藏于書箱內方纔安寢這一夜在枕上那曾合一合眼口裡念着帕上之詩心裡巴不得紅日東昇捱到纔有此些

昭色忙忙就起來梳洗候吃了早饜竟自一人離了鄭宅去訪吳夢雲一直走來正在街傍站立想主意忽見個窄器店內倚着一人倒有些面善再也想不起他的姓名那人目不轉精也相着王雲王雲就走進店去道聲請了弟倒有些面善就是記不起兄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是朱壽去歲在立墓因吃丐盜銀之事會會過相公的可是王雲道正是兄好記才後來此銀可見朱壽道果然在笑盤底下相公有何貴幹至此請裡面坐王雲心中要訪夢雲之信隨坐下道小弟有一事請問朱壽道相公有何見教王雲道聞得城中有一位吳夢雲小姐才美兼全的淑女兄可知否朱壽想了一會道這走人家閨閣之女那裡曉

得相公若知他父祖之名則好查矣王雲點頭道兄言有理隨起身別過朱壽又往前行走了這半日訪不着一些影子只得坐在樹陰之下言談語吐的納悶歇了一會心裡又想道得個什麼計較總能不負我誠心相訪正在那裡尋思不了忽然抬頭看見對過一座小庵上有福雲庵三字王雲道且到裡邊去消遣一番再作謫量隨就走至庵前見雙扉緊閉王雲上前輕輕扣了兩下裡面一個小女童問道那個扣門王雲道是小生這女童開了門見是一個書坐隨道相公請裡邊坐王雲見女童接待料是尼庵隨步至佛殿上意欲就坐下又見裡邊走出一個年少尼僧來倒生得翩翩丰雅這尼僧一看見王雲青年俊秀

自然是宦族公孫忙走下來施禮道小庵乃荒涼之境不堪稱相公隨喜王雲道小生偶然閑步至此故造寶庵來瞻仰瞻仰不期又驚動師父尼僧道說那裡話來若得相公們駕臨使茅壁生光矣女童就獻土茶來王雲接茶在手看那尼僧生得丰姿窈窕年可二十上下隨問道寶庵師父共有幾位尼僧道只有愚師徒三個家師今早纔出門去了王雲道師父今年青春幾何兼法號一併請教尼僧荅道小尼法名慧空今年虛度二十三歲王雲道久仰蓮台尊師的法號亦望賜教慧空道家師法名悟真相公尊姓大名小尼尚未請教王雲荅道小生姓王名雲表字清覽慧空道聽相公語音不像做地王雲道小生祖貫是

姑蘇人氏慧空道相公到做處有何貴幹王雲道一則天竺進香二來探望家母姨慧空道令母姨家姓甚名誰王雲道家姨尊姓鄭名天崑慧空道原來就是做河南刺史鄭老爺家王雲道師父也曉得麼慧空笑道城中這些大施主總是曉得的王雲就問道既是師父在這些門第家家熟徑可曉得有一個吳夢雲小姐麼慧空聽罷沉思半晌方搖頭道這是閨閣私名如何曉得若不知他父祖的名也有些難問王雲道有理慧空道相公何以知這小姐的名字王雲道既不知亦不必題矣慧空亦不復問又慇懃自奉香茶未免裝出些巧笑倩兮美自盼兮王雲心上是訪吳夢雲的一段情腸那裡介意這個風月尼僧情

動王雲吃着茶眼精看几上的視筒內斑管慧空就早已  
會意道相公看那筆硯意欲得紙乎王雲道師父何知我  
心主賓說罷慧空道相公請到裡邊去坐此處恐有人來  
打斷相公的筆興詩思王雲就隨着慧空一徑來到後邊  
却是慧空的卧房倒也幽雅但見那

明几嵌石 四壁生光 瑟書精雅 蕭管成行

春山紙帳 古函盈牆 竹修翠繞 花辨飛香

青苔封砌 綠草迷芳 軒前鸚鵡 美景如章

王雲至慧空房中坐下見擺設的件件精良因贊道慧師  
的禪室真正不啻仙源慧空聽得王雲說到仙源二字就  
耐不下凡思竟將風情大展去勾王雲道相公若不見棄

小尼當高捲湘簾而待王雲見慧空說出高捲湘簾而待  
就底頭沉吟道這尼僧雖然傾心與我我不可爲慧空見  
王雲沉吟不語又問道相公莫非構思佳句待小尼奉過  
筆硯來以助相公的美興須臾取過筆硯擺在王雲面前  
道小尼雖不知詩中深奧亦曉一二正要請教相公王雲  
聽得慧空說曉詩文一二就欣然道師父必然精于文墨  
待小生先當獻醜請慧師筆削慧空道相公的佳作自成  
金玉小尼後和的請君捺抹王雲就拂開錦箋拾起彩毫  
慧空在傍磨着香墨他也不加思索頃刻題成四絕慧空  
接過來吟道

其一

難借東風將意傳  
心附浮雲臨碧漢

一番空自辨姝妍  
悠悠時繞玉樓邊

其二

黃鸝春曉語關關  
客路竟如雲路杳

遶徑尋芳繡閣前  
瑤池咫尺韻空官

其三

淑雅名欽費品思  
標梅靜耐空山冷

香爲風引蝶纒知  
孤影橫窓好待時

其四

九十春風管落開  
新紅片片隨流去

芳菲惹得蝶徘徊  
引却漁郎挽棹來

姑蘇王雲仲春題意

慧空吟罷道言言春意字字風流敏捷清新使小尼難和  
相公的陽春白雪之句矣王雲道道塗雅之句不足大觀說  
罷道如今要請教慧師了慧空道鄙陋之詞難與相公相  
比說罷就鋪開錦箋少加思索和成四絕送與王雲王雲  
正低着頭想自己心事只見慧空詩已和成不勝驚奇隨  
接來看道

其一

寂靜雲堂鐘鼓傳  
一簾月色黃昏後

松青柏翠勝花妍  
風韻瀟瀟到耳邊

其二



闕闕啼鳥怕春殘  
蝶本憐香迷却徑

為惜韶光芳樹前  
蓮台清咏亦堪宣

其三

白雪陽春費品思  
紅梅今得東風暖

垂簾向避蝶蜂知  
豈不傾心易昔時

其四

芳草隨風小徑開  
菩提難徹紅蓮座

落花飛絮兩徘徊  
詩勝神机百倍來

福雲庵慧空仲春和意

王雲吟完贊道真正海水難量不想慧師有如此妙才失敬之罪當負荆矣隨起身到慧空面前深深一揖慧空還

禮道相公請自尊重這等污目之詞蒙君不加捺抹幸矣

何敢以好王雲問道慧師如此青年才貌因何剃入空門

俗家姓甚慧空就嘆一口氣道今承相公垂問却也是一言

難盡小尼本是江南鳳陽人氏家尊姓劉業事經營小尼

幼時曾習經書不幸到十四歲上父母去世後遭惡兒將

小尼賣與壞人帶往此地又轉賣與錢塘院中為妓那時

身墜烟花無計可脫後來鴛鴦已死小尼意欲從良又恐

不得其人悞却終身之計只得在此庵中削髮這慧空自

已說到傷心之處止不住潸潸淚下王雲道原來師父有

許多委曲一頭說着眼是看的慧空所和之詩細審其味

詞情有些勾挑這尼僧春情雖動偏遇着我不稱心的郎

君豈不被他所恨慧空見王雲看詩沉吟隨走近王雲身  
邊道相公所患者莫非難借東風到瑤他咫尺麼王雲道  
我想的詩勝禪机蓮台清咏慧空道非也相公必懷心上  
之美可剖其一二倘有巧裏机緣亦代爲訪得何以相棄  
耶王雲道非小生吝言因適繼乍會如今與師父意蜜言  
可以相陳情深心可以自剖矣隨將在山塘遇着夢雲併  
天然進香壁上和詩一一細說了一番慧空聽了笑道怪  
不得相公不思慕所以這尼僧口裡答着說話心裡記着  
王雲說的意蜜情深四個字傾刻之間就來勾答了隨就  
向王雲道小尼有一言奉告怎奈難于啟齒王雲道有何  
見諭慧空只是欲言又止臉襯桃紅歇了一會方道小尼

一見郎君青年英俊才稱當世欲以終身靠托寔是情之  
種緣之繫未知相公容納否說罷又淚泛桃腮王雲聞言  
嘆說道承仙姑之雅愛小生非草水而無如我想因果源  
流是慧師之本體以結豈可自悞想遭烟花之難旣脫不  
得其歸又入空門誠然正性得所今日你我兩人亂其方  
寸重其歡樂失終身之佛戒遺臭與世人那時反墜輪迴  
乞爲諒之慧空聞言頓首道小尼聽金石之言從此灰心  
矣王雲道小生還有片言奉達慧空道何事王雲道你我  
邂逅相逢承慧師之鍾愛亦係有緣小生愿與慧師在佛  
前八拜爲交未識慧師尊意若何慧空聞言喜得起身向  
王雲稽首道若得見愛寔是三生之幸隨命小女童到佛

前安排香燭二人同到佛前拜畢王雲就叫慧空師兄慧空道賢弟此來諒未用過午膳待愚兄修一素齋聊罄愚意王雲道師兄不必設齋如有便物少可點心足矣慧空道既如此還到裡面坐罷他二人復到房中坐下慧空就吩咐女童重烹香茗自己去搬出許多精緻茶食擺在棹上兩人對坐女童斟上茶來慧空將所擺茶食樣色奉在王雲面前只是恐這賢弟吃不下的意思兩個人吃過點心又吃了幾盃清茶王雲道承師兄契愛弟亦不言謝矣說罷王雲就欲相別回去慧空道天色尚早賢弟再盤桓片刻何方王雲道恐其家姨母盼望再來相候師兄罷竟自別去慧空相送至庵門外道賢弟若不嫌簡褻常到小

庵來走走王雲道只恐師兄生厭慧空道倒說了王雲就此別去慧空值站在庵前只待望不見王雲絕無情無緒的進庵去了不題

萍水相逢相愛深

交情一面作知音

空門結契從來少

千古禪机莫問心

却說王雲回到鄭府鄭乾就問道賢甥獨自一人到何處去遊玩的連午飯也不來喫王雲道甥到西湖去看看景絕所以來遲鄭乾就叫家人取出點心王雲用罷鄭乾道老夫前日在敝同年處會席有二詩題在坐之客俱已有作惟老夫酒後不能應酬所以帶來今欲煩賢甥代老夫助助筆興王雲道大人之命不敢有違但是甥學疎才淺

強勉應來只恐有下大人之命鄭乾道賢甥休得過謙隨  
 將二詩題取出王雲接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一題是綠  
 堤春曉七言排律一首一題是西湖夜月五言古風一篇  
 四換韻王雲道待甥勉力應命做來請大人筆削隨到書  
 房中取一幅牙箋也不脫稿二題就輕輕寫完走出來呈  
 與鄭乾道請大人做正鄭乾本要試王雲才學不知他怎  
 樣做法不料王雲無片刻工夫詩已送至不勝驚奇接過  
 來看道

綠堤春曉

風繞花堤春曉光

西樓遙映翠娥粧

綠楊飛線驚鶯夢

紅蕊飄珠惹蝶狂

烟霧悠悠三竺聲

彩雲蕩蕩六橋香

樹含玉露逞松柏

桃帶朝霞妒海棠

山影嵐屏清蕭遠

水橫蒼鏡靜流長

老漁江上排金釣

千戶炊聲入九昂

西湖夜月

冰輪昇東海

金色湖烟薄

潑灑夕風融

花落橋流話

蟾影滿晴空

三潭水映玉

桃柳淨溶溶

棲鴉魂未足

耀宇碧玲瓏

峰疑疑是雪

舫內寫青篇

忽臨墨池穴

斗酒舉浮霞

蒼茫雲雨涉

星月逞春寒

黃鸝舞夜堪

鄭乾吟完稱賞道賢甥之才如此敏捷老夫閱過多少縉紳學友之詩那及此篇錦綉他年魁占春秋必無疑矣王雲道承大人不加揀抹足矣何敢望好不題他二人在聽閒敘且說吳斌在京告假還鄉家人早到後堂報知夫人就同夢雲出廳迎接吳斌同夫人相見禮畢夢雲就走到下首朝上道爹爹在上孩兒拜見吳斌道我兒罷了夢雲拜畢道爹爹路途風霜無恙使孩兒千萬之喜吳斌道不消我見介意隨問夫人道大孩兒爲何不見夫人道今正文安伯寫書來喚彼到任去了云老景寂寞要姪兒去候候他吳斌道這也罷了夢雲孩兒一載不見又覺長成許多夫人道長成却長成了相公你與他擇婿之事如何了

吳斌道老夫也每每留意閱過多少子弟並無拔萃之士夢雲見他說到擇婿之事遂起身往房中去了夫人同吳風到內堂閑話備酒接風不題却說本城中一富宦姓臧名瑛字華玉官拜兵部尚書爲人奸險所生一子各新字茂寅年交二十生得其貌甚醜復中欠墨爲人兇暴不端情分上進了個學偏要到文人隊中粧醜人見他是尚書之子不好怠慢他只得由他亂渾有兩個幫閑是臧新的心腹姓刁名奉一姓白名從二人真是趨財奉勢掇臂放屁這是小人之態不待言之又有斯文二人一姓錢名祿字春山一姓何名霞字瑞麟俱是本城人氏且多在庠一日臧新去邀錢何二人至城中遊玩二人無奈只得同了

臧新到街遊玩春光步至福雲庵傍錢祿道來此已是福雲庵我們進去少歇片時臧新道妙叟這庵中有一個尼僧生得風騷就是見了人有些裝腔做勢何霞道這是出家人守清規之道豈是等閑女子可比茂寅兄不必計較他我們且進去三人步進庵門走到佛堂中悟真迎着道相公們請坐隨施禮三人答禮坐下悟真奉上茶來三人飲畢臧新道令高徒慧空師那裡去了悟真道小徒偶然小恙因床故失迎三位相公望乞恕罪錢祿道好說閑話之間看見壁上貼着許多咒偈內有一篇字跡可愛起身走近前一看乃是四首絕句細細玩賞詩味大加稱贊道何樣書生作此春情之句其人風流宛然在紙看後面落

款是姑蘇王雲錢祿問悟真道此詩是何人作的悟真道老尼不知細底要問小徒方知明白錢祿道就煩師父到裡邊去問令高徒一聲說是王雲相公從何而至從何而去悟真領命進去了何霞起身問道兄看了什麼佳文佳句如此大驚小怪錢祿道兄來一觀便知分曉何霞同臧新走近前一看齊聲道好臧新却不曉得好反見人道好他也道好何霞道怪不得兄如是驚奇原來有此佳句其寔詩意清新內中有許多勞騷此人不識可在城中否我們去一訪結爲良友未爲不可正在談論之間悟真出來回道小徒說相公們若要去訪這姑蘇王相公他寓在東門鄭天崑老爺府中彼是他的姨外甥三人聞言鼓掌笑

道妙叟就在鄭年伯家錢祿道我們明日就去一訪如何  
二人道有理三人隨步出庵門各各回家到次日三人依  
舊約同步至東門鄭府門首錢祿道門上有人廐門公看  
見隨道相公們請裡面坐待小人通報鄭乾聞知出來迎  
接入廳各各揖畢坐下鄭乾道老夫不知三位賢姪光臨  
有失遠迎錢祿打一躬道豈敢姪輩連日未覩台顏理當  
趨候年伯大人的何霞接口道昨日姪等聞得姑蘇有一  
位令姪甥王兄寓府爲慕其才特來相訪鄭乾道三位賢  
姪因何由而知舍甥又以才名加獎錢祿道姪等在福雲  
庵捧讀令姨甥之佳句故此到府候訪鄭乾道承三位賢  
姪光顧舍甥何以當此隨喚家人到書房中去請大相公

出來說有客在堂家人領命隨去稟知王雲王雲卽整衣  
冠隨步上廳三人看見王雲飄飄然似神仙之態更有出  
世之姿先已驚奇總起身與王雲揖畢復坐下錢祿向王  
雲打一躬道不知高賢降臨望乞恕弟等恭迎之罪王雲  
道小弟初到貴府未識諸兄金顏尚且欠拜亦望恕小弟  
無知之罪何霞隨應口道弟等慕王兄大才貫世今日不  
避斧鉞而來奉謁弟等得觀芝顏寔是三生之幸矣王雲道  
豈敢小弟學疎才淺蒙諸兄謬獎使弟甚爲惶恐臧新就  
打一深躬道這個久聞人慕王雲兄大才的王雲見此人  
出言粗蠢諒求胸中失墨隨答道弟爲行客尚未拜府反  
勞王趾光降甚爲得罪矣統容明辰登堂叩謝臧新道不

敢不敢王雲隨問鄭乾道三位兄尊姓大名鄭乾一一向王雲說過家人獻上茶來眾人飲畢三人又敘了一會隨起身告別錢祿向王雲道明日舍間聊治小酌屈仁兄一敘亦不敢具柬幸勿有却王雲道豈敢素未接教焉敢領情錢祿道王兄爲何這等迂濶朋友交契一見如故何必督至王雲道尚未登堂怎好就擾錢祿道明早立望長兄駕臨說罷告辭出門一拱而別三人去後王雲向鄭乾道這三人好生奇怪甥與他素無相識爲何來拜豈非奇事鄭乾道老夫聽得他們道在福雲庵曾見過賢甥的題咏王雲想了一回道正是前日甥在福雲庵中却偶有所題的鄭乾道不消說了一定是他們看見故此來訪那錢何

一人腹中頗通而且好友那臧新乃兵部之子胸中無罣倚他父親之勢進了假學爲人十分不端賢甥要留神待他明日到要去拜此三人王雲道這個自然到次日王雲喚一個家人彈路到三家去拜望先到臧何二家次及錢祿家來錢祿料王雲必到故此在門前等候一見王雲笑顏迎入王雲揖道遲拜台顏罪深何地錢祿道承兄過舍真乃蓬壁生光矣隨請王雲坐下茶罷不一時臧何二人集至與王雲拱手坐下敘罷寒溫王雲起身道弟且告辭遲日再來請教錢祿道吾兄何必見棄諒情可肯放兄去的王雲道那有到府就擾之理世間寧有此客耶錢祿道既叨契友何必客談王雲就復坐下何霞道昨日勿勿之



聞倒忘懷請教王兄大號王雲道小弟表字清霓何霞道  
久仰少傾家人擺下酒肴四人各飲酒錢祿慇懃相勸飲  
酒多時何霞道小弟有一柄匪扇相懇清霓兄人筆一揮  
王雲道小弟書法平常豈不悞了華筵何霞道必要請教  
休得過遜錢祿道瑞麟兄且少待俟飲酒盡歡然後請教  
方可王雲道諸兄們必要小弟獻醜到是此際好家人等  
却是慣家聞言就把筆視送至王雲面前何霞隨取扇送  
與王雲面前王雲放開一看却是一柄白紙扇隨道瑞麟  
兄請命題何霞道怎敢費神思就是舊製罷王雲道舊作  
不佳新題方妙錢祿見一雙紫燕在簷前翻翻舞舞或往  
或來呢喃可愛向王雲道這雙紫燕到可爲題王雲道有

此佳題不負瑞麟兄之命取筆過來不加思素落筆有風  
雲之勢頃刻間一揮而就書完送與錢祿道獻醜他二人  
見王雲落筆如龍蛇飛舞先已敬伏錢祿接過看道

香泥飛墜主人堂

細尾輕翻剪玉光

秋去春來傳令暖

落花啣去啄雕梁

錢祿看完稱賞不已何霞接過謝王雲道長兄千金佳句  
沉沒在粗扇之上深爲有裒王雲道兄不要弟賠償尊扇  
已出萬幸矣賊新見錢何二人稱贊王雲寫的扇子好手  
中有一柄金扇也要叫王雲寫遂道小弟也有一柄金扇  
要借重王大兄大筆一揮王雲也不推辭接過取筆欲寫  
又向賊新道請命題賊新道扇子後面有些畫就此爲題

罷王雲轉過扇子來看却畫的松鶴遂一筆書完何霞接  
過來看道

停停秀色入丹青

雲鶴棲松喚不靈

潑墨描衣心未足

紫封仙紙伏威廷

何霞玩畢明知內中暗暗譏刺臧新只道聲更好只是過  
于勞客了遂送還臧新接來也假看一番心中甚是得意  
稱謝王雲又換席呼噓行令直飲至日色脚山方逸起身  
錢祿還要留王雲少坐片刻王雲再三辭謝出門而去錢  
祿向何霞道不枉與這王兄相交真快賜之友何霞道王  
雲兄年幼才高絕無狂態謙恭之至世之罕有說罷隨同  
臧新別去不題且說王雲回至鄭府值鄭乾也往人家赴

席去了竟至內堂見過母姨回至書房中坐下夫人着羊  
環送進茶來王雲吃着茶見暮雲風景寂寥動人爐烟裊  
裊花影重重不覺有懷鄉之意頓起思母之心只恨所遇  
美人之事艱阻不能遂愿自己嘆着道我王雲好不命蹇  
一個佳人也消受不起明明遇見可為天下奇巧之事誰  
知又起風波幸而獲得綾帕一方已知小姐芳名以為有  
影誰知又在鏡中想道若大杭城叫我如何去訪又想道  
我真為愚昧書生就是訪着了美人倘或已訂婚姻那時  
一片深心頓作水消又道不然就是美人訂婚與人那時  
方死心塌地若今生不遇美人情愿一生無婦就是前日  
福雲庵中的慧空師兒豈是無情之輩我以他既入空門

我何介意只是風流才調悞入空門不得不令人可惜昨夜千思百想直到天明自此之後無一時不想着心上美人一自早膳後獨坐在書房中甚覺煩悶信步走至大門前呆站了一會道莫若去訪訪錢春山來罷獨自一人竟往前行遠遠看見來的正是錢春山走近前二人揖罷王雲道外日趨府厚擾尚還欠謝錢祿道清寬兄又來取笑兄今一人何往王雲笑道小弟一人悶坐書齋無可消遣特來相訪兄如此衣冠齊楚必有正事而往錢祿道因金親家有些小事必欲要弟去片刻就回兄在此涼亭中一坐弟至甚速王雲道兄請去治正小弟在此奉候錢祿道聲得罪去了不題王雲竟到亭中坐下等候却見兩個婦

人走來那一個婦人道張媽媽我們略坐坐去那婦人道王媽媽說得有理二婦人見亭中有人就在對過石上坐下原來是兩個媒婆脚色張媒婆道王媽媽你可曉得王媒婆道張媽媽曉得甚麼張媒婆道我做了多少媒未曾做着府前吳府這頭親事王媒婆道府前姓吳是那一家張媒婆道就是兵部侍郎吳文勳家的夢雲小姐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才貌兼全許多大老鄉紳子弟叫我求庚帖那吳老爺同夫人只是不允云要選婿與小姐並驪香方肯允親你想世間那有許多才貌兼全的男子或有才而無貌或有貌而無才我也曾去說了幾次宗宗不成倒被吳夫人捨白了兩番故如今再不去王媽媽你若訪

得有貌才郎帶挈我去走走王媒道我若有處去訪張媽  
媽你去多時矣二媒婆看見王雲丰神綽約不知唧唧噥  
噥說說笑笑去了王雲聽得明白說的就是吳夢雲小姐  
喜得身子多輕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立起來見二媒婆  
已去正是

才人情意有初心

兩婦亭中吐好音

有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插柳柳成陰

王雲一番歡喜之心竟上前欲趕那媒婆煩他說親行了  
幾步想道且住不要造欠天下古匠之事甚多同名同姓  
亦有倘然不是豈非悞事况適寸媒婆說縉紳士宦尚然  
不允何況我一介書生小姐過于才高取人不在于小生

之輩反計無與莫若慢慢相訪以圖進身之計得一個實  
實消息豈非兩全其美那時得失榮枯聽天命矣那婦人  
言甚麼吳文勳家我明日去一訪就知分曉爲何錢春山  
此時還不同來諒他有事羈留我且回去罷取路而問却  
從福雲庵而過見女童侍立門前見了王雲笑顏喚道王  
相公來得正好我師父因病在床常常思念相公相公可  
進來少坐片時以慰家師之恙王雲道小生不知令師有  
恙失于探望隨步進庵中女童進去報知慧空命請進來  
王雲隨至慧空房中見慧空倚衾而寢慧空見王雲來勉  
強起身王雲止住道師兄有恙不可動勞弟亦不敢爲禮  
了慧空道豈敢那有不起身之理王雲見慧空容顏清減

腰肢頓瘦隨道小弟數日不會師兄爲何如此狼狽但未識恙從何起慧空笑道愚只因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每有臨風感露故爾偶染此疾今承賢弟玉趾光臨令愚賤恙頓減三分王雲知慧空推故隨笑道惜花起早愛月眠遲諒非師兄之有此乃閨中女子之情師兄以爲已有豈不謬乎慧空笑道據賢弟之言只許俗家有之我輩豈獨無花月之樂乎王雲道花月情長只恐人心不長而人有別圖棄花月一傍孤負良辰美景是爲花月之恨慧空笑道賢弟之心刁言百出過于以言傷人愚無他意休得見疑王雲笑道師兄愛花愛弟屬意何長慧空以目視王雲道賢弟今日言何涉邪你見愚懨懨之病恐患相思以

言戲我王雲笑笑說道也不差遠矣慧空道真爲小子無知令人無法王雲道非小弟之作戲實爲師兄起恙慧空道原來爲愚解釋則愛弟之心過于愛花矣王雲鼓掌大笑道師兄之言實出肺腑還有何言可抵慧空笑而不荅王雲道閑話休題前日可有二個朋友到此遊玩否慧空道正是我到忘了幾日前有三人至此遊玩看見賢弟題意之詩再三相問家師他却進不進來問我愚此時卧榻無心去問他姓名就道及賢弟寓所已後未識可曾來訪賢弟王雲道我說此三人在此地得信彼們素無相識却來拜望次日又請赴席好不奇怪慧空道三人姓甚名誰王雲一一道過慧空道原來就是這三人錢何二人謙恭好友

腹中頗通臧家子爲人不端臆中無物賢弟與他相交要  
留神待他王雲道承教欲要問慧空吳文勳家又恐他走  
漏消息遂不言及二人坐談竟日王雲方告別而回只因  
此一回又有分數進身記室竊玉傳香正是

才人造化有無窮

遍地相交友路通

情義兩全稱快士

進身記室赴瑤宮

畢竟王雲回到鄭府不知可去訪夢雲否

託記室引針尋線

得青衣寄玉傳香

詞云

得傍蟾宮信佳人何許問花枝招艷不輕飛恨恨恨  
月上窓前雲移庭院幾時解悶我未識愁腸韻枕伴

紅燈燼想思樂者俏見情近近暫取風流聊時真  
悅莫離方寸

右調醉春風

話說王雲在福雲庵回至鄭府申度過一宵到次日一心  
要訪吳夢雲換了兩件舊舊衣衫不與他人說知竟自悄  
悄出門望庭前而來吳府是兵部之宅一問便知怎奈候  
門似海不能竟入無計可施心中惆悵不定聽得對門書  
聲亂誦想是一個館第不勉進去少停片刻隨步到館中  
那先生見王雲身上雖則衣藍而容顏甚覺手彩起身拱  
一拱子道請坐王雲亦一拱而坐先生道兕尊姓大名仙  
鄉何處王雲想道恐有吳宅關節不肯說出真名隨道小

生姓雲名章姑蘇人氏老師尊姓大名先生道學生姓任  
名引字定安兄是姑蘇乃大邦人也至敝地有何貴幹王  
雲道承老師見問不敢隱瞞以吉情寔告只因家寒無度  
到貴府探一舍親不期彼已遷往他處小弟竟無門可投  
幸喜幼時亦曾讀過幾行若貴府有館或宦家記室祈老  
師代為吹荐任引道原來雲兄是斯文一脉多有失敬隨  
出位與王雲作揖躬王雲于客坐王雲又開口問道請問  
老師對門可是吳文勳家在任引道正是雲兄何以知之王  
雲道大鄉宦之名豈有不知之理目今吳老爺可在府中  
任引道吳老爺前日纔告假回家的王雲道家中還有何  
人在任引道有兩位公子一位才貌兼全的小姐王雲聞言

得就是心上美人喜不日勝道先生何以見得吳小姐  
之才貌美引笑道說來猶恐兄思想倒不如不說罷王雲  
笑道這個何妨任引道這吳小姐芳名夢雲其貌如玉琢  
成臨風欲飛穿衣不勝真是蕊宮仙子若言他的才學落  
筆千言成章立就頗稱咏絮之才王雲道小姐美固美矣  
老師看見過小姐佳作任引道他是閨中錦繡焉能傳之  
出學生千方百計求得小姐之詩四首愛之如珍寶再不  
與他人見者王雲道小弟乃外省人氏乞賜賞鑒一番如  
何在引哈哈笑道這是萬不能如命王雲被任引奈何得  
了不得又求之再三任引方取出道這是兄之有緣方得  
一見只是大便宜了兄其他人來學生再不能與見者兄

可小心細細玩賞不可有褻小姐之佳章王雲笑而稱謝  
忙接過來一看乃是四季卽景詩道

春景第一

梅花經裏雪痕香  
弱草不經籠雨露  
溪山似盡羞文綺  
九十光陰時在苒

苦教春回試衆芳  
柔枝豈慣歷烟霜  
鶯燕如歌和轉簧  
風林繞出玉林行

夏景第二

赤帝炎威事不將  
几頭消晝嫌窓小  
竹影倚簾桐影靜

荷風蕩漾過來香  
戶下看書倦目長  
松聲入閣柳聲涼

濃陰蟬調增人恨

秋景第三

長天秋水雁鴻聲  
金菊籬前爭艷色  
夜涼如許西風緊  
砧杵侵聞更漏靜

擬抱水壺向北堂

桂子飄香月漸明  
芙蓉江上鬪新清  
朝氣尋常白露生  
愁人愁聽野蛩鳴

冬景第四

霜景寥寥勝事無  
一陽初動雲添線  
現在江山參冷暖  
玉樓寂寞三冬景

小軒閣坐向紅爐  
雙鶴曾言黃菊呼  
時來松柏霜寒枯  
每聽春堂羯鼓奴



王雲細細吟完稱賞不已道佳景佳詩絕無脂粉之氣其  
人宛然在紙美人之口自出香艷之詞閨閣之文爲人傳  
之于外如鍾情人得若獲珍寶雖千金亦不能購得今一  
且落在究儒之手真爲可惜不能玩賞反加褻瀆皆由作  
句之人而不謹非關傳授之得罪還恐美人之心要人傳  
出以知彼之才亦未可料任引見王雲觀詩只是自言自  
語因道雲兄打的什麼市語王雲道非市語也今見此詩  
風雅異常細細摩擬推敲詩中之深奧任引道原來雲兄  
愛觀詩句學生也有兩篇若雲兄不厭煩絮取來與兄筆  
削王雲道老師有佳章自當領教任引隨取出一本詩稿  
王雲接過翻開一看有不覺失聲一笑任引道雲兄爲何發

笑自然是學生詩之醜也王雲道豈有此理老師之詩太  
覺深奧小弟不能審詳寔笑自己學淺之過焉敢取笑老  
師再觀到後邊更加好笑只道其一云題目是桃雨寫着

花開一樹劫也紅

兩打枝頭頭到東

紅的落了青的長

結成果子贈猴翁

王雲看完倒覺醒倦任引道兄所好觀詩佳作自然好的  
了從未曾學只曉四書而已隨起身說道在此攪擾竟一  
拱而別任引送出王雲見王雲去有百步心中猛然想起  
一事復喚王雲道雲兄轉來王雲見任引呼喚不知爲着  
何事莫非遺了什麼物件想想又沒有只得走回來問任  
引道老師有何見教任引道有一事請教雲兄學生適聞

一時忘了未知兄之寫作可好否王雲道老師爲何問及此言任引道適聞兄愿爲記室倒有一家要尋一個如兄做得來倒也合宜王雲道若要小弟做別事其是不敢領教如爲記室却是慣家但不知是那一家任引道就是先所言的吳老爺府中他前日回家言要尋一代書兄若肯往學生明日代兄一荐不知尊意若何王雲聽得就是吳又勳家正打着心頭之事喜之不勝忙答應道若承美愛感激不盡事成之後再當奉謝小弟明日來討回示可不任引道謹遵台命王雲隨回去不題却說任引次日早膳後換了一件潔淨道袍走到吳府門首門公看見道在先生到此何幹請裏邊坐任引道煩大叔進去通報一聲說

學生要求見老爺有事相稟門公聞有事而來只得進去稟道啟上老爺對過的任先生要求見吳斌道可出去說不便門公道他云有事要見吳斌道這老見有什麼事情只得步到廳前向門公道可叫他進來門公出去向任引道家老爺有請任引聞言走至大廳上見了吳斌就雙膝跪下吳斌忙扶起道鄉隣之間何須如此任引道赫赫威堂豈有不拜之理吳斌道先生只消當禮罷任引道如此從命了隨分賓主揖罷吳斌拱任引上坐任引道老大人在上晚生何能敢坐吳斌道休得取笑任引方告坐而坐打一躬道前聞老大人榮歸晚生欲到府叩賀台安猶恐治業卑寒不敢登堂奉拜吳斌道前日學堂至舍本欲趨

候恐反勞不安故未至尊館任引又打一躬道豈敢豈敢  
晚生前日聞老人家欲覓一記室不知可有此言否吳斌  
道信有此事因學生無暇筆墨來往事况有言在外欲覓  
一代書任引道昨日晚生偶爾遇着姑蘇來的一少年書  
生倒也丰雅腹中還通只因家道不敷愿爲記室不知可  
合尊意否吳斌道既承先生之愛敢不如命明日煩先生  
可同此生來一會任引道領教隨起身告別而回却說王  
雲在任引館中回去比往日大不相同面上風雲喜色光  
彩倍常巴不得就是月日心中想道正所謂天無絕人之  
路奇巧無窮倘然自成之後姨母不見了我豈不着急這  
也罷了如錦芳回去報知母親豈不懸念我不肖之罪無

可逃矣然亦出於無奈恐拘小禮悞却終身大事遂主意  
已定次日仍至任引館中任引一見拱手道雲兄信人也  
王雲道非是信人寔爲已事隨坐下問道日昨蒙愛之事  
如何了任引道早間學生已到吳府見過吳老爺了他叫  
明日同兄去一會王雲道感恩不盡何以爲報任引道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客言王雲道今日尚早小弟同老  
師到吳府去一會可否任引道此時已今將午恐吳老爺  
有事王雲道承老師之愛更祈玉趾一行以釋小弟心中  
之望如何待得明日任引被王雲再三相促只得又換了  
早間穿的那件衣服同王雲走到吳府前門公看見任引  
帶了一個後生來想必就是什麼記室遂問任先生又有

何事至此任引道又要煩大叔去通報一聲門公曉得有正事不敢待慢忙進去稟道老爺早間來的任先生又在門外要見吳斌道他又來做甚門公道他又帶了一個人在外吳斌道是了可喚他進來吳斌隨出廳見任引同王雲走進任引却是早間見過的竟一拱不揖王雲道老大人請土晚生有一拜吳斌道不消常禮罷王雲道進身記室卽係青衣之列焉有不拜之理吳斌方受了兩拜答以半禮拱任引坐下後命王雲坐王雲道老老人在上晚坐不敢坐吳斌道豈有不坐之理坐了好講話王雲方告生東首坐下吳斌見王雲人才出衆舉止謙恭心中十分得意問任引道此位兄可就是姑蘇士乎任引打一拱道是

吳斌問王雲道兄尊姓大名家世何業乞細道其詳王雲起身答道晚生姓雲名章表字青文祖籍姑蘇幼習書詩不能上進舍間有年老椿萱不能侍奉並無養膳之計欲覓一館地在蘇不得其便今投貴府會一舍親不料他去昨會任老師談及老大人府中欲覓一記室故今相投但思晚生學淺而不能應大人之教說畢坐下吳斌道觀兄貌相詩吐驚人自是不凡以記室加兄可情愿否王雲又起身道晚生得大人青目沾光多矣吳斌向任引道既然雲兄樂從擇于幾時到舍任引打一躬道聽老大人尊便吳斌喚家人取曆日來看道今日是三月十二明日不佳後日是月忌十五絕好竟是望日任引道既如此雲兄十

五日可至此罷王雲道領命二人隨告別吳斌道欲留二兄便飯猶恐有礙到改日罷二人道豈敢隨出府門在引同館王雲回至鄭府好不歡喜到了十五清晨穿了幾件隨常衣服不與錦芳知覺獨自一人飄然而往竟到任引館中任引已在相候王雲謝過任引二人直到吳府中來門公是曉得的竟請二人進去吳斌已在廳等候任引上前揖過王雲行了記室之禮任引就要告辭吳斌笑道屢費先生之神尚未酬勞今日務要屈留小酌休得見棄在引心中也巴不能設隨謝而坐家人擺下席來任引東席王雲下坐三人輪盃把盞極盡賓主之歡任引方辭謝而去吳斌分付王雲道雲章你可到側廳東廂安榻一應

床帳器皿箋柬筆硯俱已現成在那邊汝執此政他事休管王雲唯唯領命自此王雲就在吳府但有往來書能皆是王雲代寫寫得十分貫通吳斌得意相投不題却說鄭乾此日見王雲出外至晚不歸喚錦芳同家人到錢何二相公家去接錦芳領命而去至更深回來向鄭乾稟道老爺小人們到臧錢何三位相公家去接皆云大相公有幾日未曾去了鄭乾聞言心中惶惶步至內堂向夫人道外甥日日出去遊玩老夫只道他在錢何二家閑戲不料竟有幾日不在他家不知在何處遊蕩今日至更深尚然不歸莫非做下此事來夫人道我外甥素常老誠諒無非爲之事或者貪頑失路見天色晚了宿在他方也未可料此

時諒來無處尋訪且到明日再講夫人說是這等說但一夜甚是放心不下到次日將午不見王雲回來鄭乾同去人心中着急忙分付家人分頭到各處庵觀寺院各勝之所去尋眾家人領命而去直尋至暮回來並無影响鄭乾道夫人此事怎了夫人含淚道並無他法明日再去我尋次日又命家人去尋遍城裡城外西湖等處訪了幾日那裡得見况王雲又更了名姓從何處去訪夫人見王雲數日不回隨哭道我姐姐一生就得這點骨血今日一旦到我來來流落了我姐姐知道豈不怨哉又不知被人暗算又不知是落水身亡又不知烟花留戀又不知尼庵藏隱叫人好不心痛竟哭起來鄭乾見夫人痛哭只得勸道夫

人不必啼哭哭之無益待老夫修書到姨丈夫人修一封書到大姨命錦芳回去說之如外甥在他處被藏隱口後少不得還見或被入暗算身亡此亦是天命豈人力能為乎夫人道相公之言奴豈不知但家姐聞此消息寧不痛慙鄭乾道亦出于無奈皆由少年不暗之故竟代夫人修了一封書次日打發錦芳回去錦芳見公子不見心中焦急異常見要打發他一人回蘇更加心酸只得領了書叩謝起身不幾日到姑蘇到府中叩見夫人夫人道錦芳你來了麼大相公可曾回來錦芳跪下道小人寔該萬死說罷眼中流下淚來夫人大驚道呀你如此光景莫非大相公有甚三長四短麼錦芳道姨奶奶有書在此夫人看了

便知隨取出呈上夫人折開一看便淚隨言下道如此怎  
了然亦不怪于汝你自去罷錦芳含淚而出夫人哭道我  
那不肖兒呀你既然去放肆遊玩爲何不教人隨去如今  
不知流落何方又不知被人暗算身亡如若流落他處還  
好倘然被人謀死叫我年老倚靠何人日後老爺京中知  
道豈不怨恨于我隨大哭一場次日修書一封差人送往  
京中報知王仁誠夫人在家日日思想王雲時常啼啼哭  
哭不題却說王雲在吳府中不覺又是一月心中每每卦  
念父母姨母我今日暗藏此處他們自然回處找尋不待  
言矣我在此實指望與夢雲小姐通一線之音誰知竟無  
門可入亦時時納悶咳小姐小姐爲你功名棄于度外交

母又遠離使我爲罪之魁未識可能遂愿王雲每日如此  
思想正是

鍾情不識美人心

枉自良圖輕賸金

一片執腸成畫餅

可憐音斷玉堂春

却說夢雲身邊綉翠了環年已十六正在破瓜之時一日  
看見王雲心中想道這個新來記室到也生得風流令人  
動情若與他綢繆一會也不枉爲人一世每常起心思慕  
一日夢雲見天氣乍熱步到苑中梅樹之下摘梅菓子見  
一雙喜鵲在樹枝上飛鳴跳躍甚是和偕因嘆道禽鳥尚  
然如此豈有人而不如鳥乎奴家年將二九未逢折桂之  
郎古今才女各妹頗有私訂婚姻還有相夫奔侍往往有

之我長在名門生于閨閣待有權而用于無用之地且爹  
爹在京也會擇婚四海之內豈無一佳士可見才人之難  
遇之不遇癡巧正在垂想之間見綉翠走來道小姐一人  
獨自在此做甚夢雲道因房中暑熱在此越涼綉翠道小  
姐你看樹上梅子都黃了夢雲就隨口吟道

梅子黃時欲斷腸

羞將心信寄仙郎

歎風日漸催長夏

懶畫蛾眉添翠粧

綉翠見夢雲出言有因遂道小姐生得這般美玉無瑕之  
貌抱古今咏絮之才至今虛待閨中不知何處有福大郎  
與小姐偕百年之伉儷夢雲聞言道你這賤人誰問你來  
綉翠還不識時務又道小姐可曉得老爺新用了一個記

室慶夢雲道記室便怎麼綉翠道那記室年不滿二十且  
是生得清秀倒也可觀夢雲聞言怒道你這賤人取在我  
面前胡言亂語我與夫人說了打死你這賤人綉翠見夢  
雲發怒忙說道此不過賤人一時之談誰知反激小姐之  
怒下次再不敢了夢雲亦不復言氣沖沖走進房中去了  
綉翠自說道明明方纔聽得他念什麼郎不郎此時又撒  
清遂走了出去夢雲坐在房中想道適纔綉翠所言什麼  
記室我想爲記室者不過寫書帖往來之事也未必能作  
詩文如有十分才學也不到人家作代書矣或者貌美無  
過白面這也不必計論他不談夢雲在房思想且說王雲  
想小姐通一消息奈深閨似海不能遂願每見一個待婢



到有幾分顏色身材甚嫵娜時時以目顧盼此女到也情多倘能親近機會就在此女身上。一日在廳前院中閑步見綉翠緩步而來手中提了一壺茶走出來王雲見他走近問道姐姐此茶送到何處去綉翠見王雲問他巴不得與王雲浪荅遂道此茶奉小姐之命送與老爺用的王雲道姐姐是何人身邊的綉翠笑道我是小姐房中之侍兒王雲道姐姐芳名喚甚綉翠含笑不荅王雲笑道姐姐的芳名見教小生得知也無妨的綉翠低低說道賤婢名喚綉翠王雲道好個綉翠此名甚佳姐姐可送茶去罷恐小姐久待回言姐姐若得少暇可至側廳小生有心事與姐姐一談未識慨允綉翠聞言笑了一笑就行回頭又笑眼

相看而去雖則王雲少年老誠也覺春心撥動又隔了幾日王雲望綉翠出來問他小姐消息再不見出來一日見綉翠抱了文郎走進書房中來王雲不勝欣喜綉翠道雲相公有一柬在此是出壽禮的夫人出名可用心寫好了王雲道不消姐姐費心小生自然用意這兩日小姐在閨中可作些詩賦麼綉翠道你是寫你的帖問得好不奇怪王雲道非小生多事久聞小姐才名英秀小生日慕香奩佳句故爾問及綉翠道我家小姐詩詞歌賦不時而有難以細述所云慕小姐之詩文君甚失言矣幸爾遇着奴家倘是他人去與老爺說知則不妙矣王雲笑道小生知罪承姐姐愛我多矣遂取筆寫帖問綉翠道姐姐今年青春

幾何綉翠笑而不答王雲見綉翠時時嬉笑諒非端嚴之  
婢戲他幾句聊爲消遣諒無妨碍遂道姐姐年已及笄正  
在妙齡可知巫山之夢乎綉翠聞言曉得王雲調戲他假  
意促道快些寫完了讓我進去只管七答八答王雲笑道  
姐姐厭煩小生多言麼我想姐姐身居閨內寂寥無與常  
得小生這樣一個人兒與姐姐消遣開心只恐不得能殷  
爲何反厭起小生來綉翠道你休得在此胡言亂語看我  
道去稟知夫人叫你存留不住王雲笑道呀姐姐何必見  
怪小生再不講了綉翠見王雲風流瀟灑言語溫柔就覺  
慾心頓起也不答王雲無非臉帶春風一笑而已王雲寫  
完了柬帖遞與綉翠將他的手輕輕捻了一把綉翠將身

一扭含笑而去王雲也覺現俏恨不能通夢雲小姐之音  
心中快快却說綉翠自王雲撥動春心之後時時情切愁  
鎖眉尖奈眼目衆多不能出去與王雲閑話始不與夢雲  
言及王雲相問之事一則是夢雲前番發怒二來恐小姐  
知之留愛於王雲故終不吐露不幾日又值端陽佳節吳  
風備下船隻全夫人小姐併侍婢等去看龍舟獨有綉翠  
腹中疼痛遂未全去王雲恐湖上有人認得故推辭不去  
府中只留二個老僕婦看家府前一個老門公却說綉翠  
少頃腹中疼痛已止起身行到廚房老僕婦見了問道綉  
翠姐爲何不去看龍舟綉翠道再莫說起偏生腹中疼痛  
了不得這樣好龍舟不能去看我好恨也僕婦道你到外

王雲莫傳 卷之二  
還去看看或者還有人去你不曾全了去綉翠道也說得  
有理遂進房去換了幾件衣服又粧粧頭面忙走到外廂  
來見王雲在廳前踱來踱去是有所思之意想道他爲何  
不去看龍舟這也奇了王雲見綉翠在府中走出喜從天  
降且是打扮得十分俏麗但見他

淡羅衫子妓粧石榴裙單蓮藏杏臉生春意雲鬢堆  
雅細光鳳眼嫵嫵行來亦香 詞記如夢令

王雲見綉翠打扮俏麗走將出來見府中又無他人  
喜出望外遂道姐姐不去看龍舟此時出來何往綉翠道  
我如今去看龍舟的王雲笑道此時並無人去姐姐怎好  
獨自一人去莫若小生同了姐姐一觀何如綉翠道雲相

公若去我隨了去王雲道既如此可隨我到廂房去更衣  
衣去此乃王雲之計綉翠亦巴不得到王雲房中頑耍竟  
隨到房中王雲見綉翠進了房門就轉身闌在門口綉翠  
道雲相公不換衣服反立在門口做甚麼王雲笑道姐姐  
你猜一猜看綉翠道我是請不着王雲見綉翠滿面喜悅  
之色就上前撲抱綉翠道雲相公這爲什麼意思看有人  
來王雲道諒此時再無人來姐姐不是無情者可能樂從  
如不見愛小生亦不敢過強綉翠聞言低頭不語王雲知  
他情心已動自覺慾火如焚不能按納隨抱綉翠到床上  
綉翠半推半就被王雲腿下小衣淫情勃勃任王雲所爲  
王雲見綉翠下身光潔如銀就也意鳴神迷不能自持王

雲出世以來未曾經過風流情節初有老嫗之意怎奈熱  
情似火遂輕舉金蓮微露佳人妙品安然竟赴陽臺綉翠  
苦楚道妾雖下婢實還處女望君憐念妾感君風流雅愛  
不避耻辱以身付君日後休得將妾爲淫物王雲承姐姐  
不棄小生小生焉敢忘情耶竟擷花心悞挑含蕊綉翠嫂  
聲宛轉秋水凝眸正是

才郎申意妙齡女俏細金蓮高綽雲環翠髮橫眉戲紅  
蕊微開驚愕軟玉情投溫香佳偶狂鎖雙眉弱羅衣生  
露柔聲妓語堪惜愛風流俊士欣頤陽臺始作倒鳳顛  
鸞成莫翻雲覆雨羨和借貼口櫻桃時掠蠻腰輕擺綉  
休豎聳交脛恩綳蜜仙花殘却明宵再約此樂調記念  
奴嫂

二人雲雨已畢綉翠起來整好衣粧對王雲道今日賤妾  
微軀已被君染但日後不可忘情王雲道小生承姐姐之  
情夙寐不忘焉敢做薄情郎也姐姐可知小生之來意否  
綉翠道郎之意在心賤妾如何曉得王雲道小生到府中  
來也不知費了多少神方得以記室棲身實心爲小生耳  
綉翠愕然道郎君所來在前知小姐在後何得謂小姐而  
至賤妾茫然不解其故王雲道此非姐姐可知今日你我  
情意相投不方盡剖衷腸諒姐姐不露于人前綉翠道郎  
君有何衷曲不方細道賤妾豈敢走漏消息王雲道小生  
去春在姑蘇虎邱遊玩偶然遇見小姐那時姐姐亦在此  
有是言乎綉翠道去年京中下來小姐在虎邱遊玩果有

此事郎君有心妾等無意怎生就知其名訪到這哩來王雲道那哩就這等容易小生見了小姐之後回家去一病幾乎不起綉翠道真爲空相思也後來却又如何王雲道今歲二月中小生到天竺進香巧巧又遇見小姐綉翠道可爲巧之至矣王雲道正在寺中相遇誰知被香會冲散可爲巧而不巧姐姐可記得綉翠道不錯果然有香會來我們同小姐轉出別門回家的王雲道幸喜小姐遺下方綾帕是小生獲得方知小姐之芳名名雖知道終不曉誰家淑秀朝夕令人懷想無如奈何幸雨天假其便小生一日去訪友在路途巾偶有二媒婆議論府中擇婿之事故此方知總得訪着以進身記室之引實望小姐之姻事

綉翠道原來郎君有許多委曲又如此相巧不負郎君求美之虔偏是小姐所遺綾帕是郎君拾得前二月中小姐不見了此方綾帕尋得個意休不意休幸郎君拾去也不枉此遺爲何郎君不請媒妁求之以爲記室進身耶王雲道姐姐有所不知小生豈亦不愿只恐你家老爺嫌門戶不對二則小生才疎學淺一介寒儒不能爲小姐之配那時囊裏反成其怒故進身記室訪得小姐有憐才之真心事有可望那時再以媒妁求之豈非兩全其美此番舉動亦不爲痴心妄想矣綉翠道郎君之論果成金石觀君之貌甚是不凡諒其才情自能通徹何得自謙學淺王雲道前小生在天竺進香偶爾與發題一首詩在牆少頃有人

和在後面細觀字跡好似小姐之筆不知可是否綉翠道是雖是郎君之言可爲脫節郎君未曾會過小姐未常有字跡與君何以知小姐之筆跡王雲笑道姐姐所駁却也不錯小生去歲在虎邱亭中已見過小姐之筆法故此方知綉翠道郎君可爲慧心之至那時小姐在寺壁見了郎君之詩大贊不已惟道前詩何不落款遂和一首在後自此回來每常不情不緒是有所思之狀王雲道原來小姐亦知小生之作不知小生之名題詩不落款皆因賊禿之故綉翠道郎君自題詩何開和尙王雲道小生題完了詩正要落款遇見一僧講話打斷筆興請至方丈待茶故爾未曾留名今懇姐姐在小姐面前通一線之音細道小

生衷曲望憐小生懷慕之情幾番追訪之私綉翠道郎君一片誠心妾自當代言王雲道還有件至緊之事要問姐姐綉翠道郎君有什麼要緊之事王雲道未識小姐可曾受聘綉翠笑道這事郎君放心我家老爺夫人要擇十分得意之婿故爾耽遲至今王雲歡喜道這還有三分望想祈姐姐早賜佳音庶免小生之牽掛綉翠道此乃大事只可緩圖焉能急遽况我家小姐性情十分端烈倘有一言激怒那時無方可治此事則不借矣只好慢慢誘言相探未必他心似寔非一朝一夕之事郎君不可性急王雲道聽憑姐姐若玉成小生姻事那時自當相報再不忘姐姐之情也綉翠笑道只恐郎君日後不是今朝之話將妾付

之流水相親相愛惟小姐有之王雲道姐姐何出此言小  
生非薄幸人也何必多心綉翠道妾不過戲言郎君何必  
介意老爺夫人將回妾當去也王雲道千金重托至所在  
意惟望佳音綉翠唯唯領命回房去了正是

清生處處皆留愛

春意綿綿無可耐

相思多少好風流

遍地風流成介帶

綉翠回房十分歡喜得遂平生之愿想雲郎要我與小姐  
訴其根由倘小姐知此生才貌約下婚姻彼自去矣奴之  
事則不借了若不說又負雲郎之託莫若遲延歲月隨機  
而進爲妙雲郎問起只說小姐正色不能入話主意已定  
聽見夫人小姐回來忙跑出去迎接不題且說王雲自與

綉翠交合之後又有五六日不見綉翠出來未免思想一

日綉翠出來與王雲偷會二人又做綢繆二次之事王雲

問綉翠道小生心事這兩日姐姐可曾在小姐面前道其

一二綉翠道還未曾小姐這幾日正怪賤婢不知何故若

觸其怒反成不美王雲道小姐閨中遺下之詩姐姐可能

竊取一篇與小生一觀綉翠道竊取詩文斷斷不可恐小

姐查出奴之性命休矣恐有人來妾當去也遂急急走出

下題王雲心中怏怏想道小姐閨中怎樣聖賢若不可犯

焉有才人而不憐才此皆綉翠之畏懼不能與我調停將

如之何自此綉翠少有得空則出來與王雲暗合王雲問

小姐之事只將言拒絕王雲那得知曉夢雲身在閨中茫

然不曉其情二人來往已有月矣常言道若要不知除非  
莫爲府中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童見綉翠丫頭時常  
出來與王雲麻纏每每着在眼中想道這個小丫頭到被  
雲生弄上了却也氣他不過我明日拿住綉翠與他作樂  
不怕他不肯亦是合當有事偏生綉翠出來走到王雲房  
中去寫甚麼寫完走出側廳門來女童見四壁無人攔住  
綉翠道有趣的綉姐姐我同你到房中去耍子去來綉翠  
聞言怒道你這小糊塗在此胡言亂語說些甚麼我去告  
訴老爺打斷你的腿筋女童笑道你不要在此裝腔做勢  
成若說出來叫你不不好意思快快依從我就罷又陪笑臉  
元上去抱綉翠綉翠將女童推開道我有什麼不好意思

你敢說我女童道綉姐姐你不要嘴硬我就說出來叫你  
死而無怨你前晚到雲相公房中與他苟合我一一看見  
難道你還抵賴不成綉翠被女童說出根由不覺臉上就  
紅一塊白一塊起來本是心虛的人算來無處抵賴反求  
女童道此事也是我一時主意差錯好哥哥你與我隱瞞  
了不要說與他人知道我到晚上來此時夫人在裡邊等  
待女童見綉翠已允遂走開放綉翠進去綉翠脫身飛跑  
進去到晚上那里肯來赴約却說女童到黃昏時候指望  
綉翠出來直守到半夜時分也不見個影兒正合着痴漢  
等了頭女童一天歡喜反成煩惱到被這賤人哄了此時  
不來其情已謬我明日稟知老爺叫他死也沒處死又想



道莫要錯怪了他或者夫人小姐有事所差不得脫身也未可料且等到明日出來問他再作計較次日在厨下遇着綉翠道你昨日好哄我呀綉翠高聲道我哄你甚來這獼猴在此胡說將安童一頓臭罵安童敢怒而不敢言忍氣吞聲走到外邊來道這個小娼根淫婦到被他一場發作這樣可惡我明日饒了你些兒恨恨之聲不絕一日吳斌命安童去請雲相公來說話安童聞言正要發前日之私遂道老爺不如不要去請他罷吳斌道狗才怎麼不要去請他安童道這兩日他被一個妖精纏壞在那哩那有工夫來與老爺講話吳斌道狗才又來胡說了我府中有什麼妖精迷人多是你這狗才造言快去請來安童道不

是小人在老爺面前多言是小人親眼見的吳斌道你見甚麼來安童道也不是什麼妖精就是小姐房中綉翠丫頭同雲相公眉來眼去勾搭了非是一朝一夕矣此是小人目覩焉敢造言老爺可細細親訪吳斌聞言大怒道有這樣事情如何不早說莫要是汝以私害公安童道小人怎敢豈無對問吳斌怒道我想他二人苟合皆賤婢不端我今將雲章逐出賤婢處死方快我心因安童一說又分教記室一番枉進依然兩地相思正是

記室空勞枉用心

一番風雨思難禁

果然好事多磨折

不必尋常計較深

畢竟吳斌怎生處二人且看下回分解

所入  
圖  
書

